

佳木斯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佳木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佳木斯

编 辑 凡 例

一、本选辑的编刊，是为了积累、保存、核正所征集到的史料，供历史研究的参考，并用以推动史料的征集工作。

二、本选辑所刊载的史料，多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内容可能不尽翔实，观点也可能不完全正确，因此，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

三、本选辑所刊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意见；对于正确的意见，将用“读者、作者、编者”栏目，在下一辑中刊出。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加综合、删节、选录和作文字修改。

目 录

台湾纪行·····	(1)
郑铸源	
威震北疆的三江口大捷·····	(12)
晓 寒	
谢文东及其匪队浮沉记·····	(14)
齐述师 齐春才	
受编叛变覆天记	
李延会匪队的始末·····	(21)
齐述师 齐春才	
李华堂匪队溃灭记·····	(31)
齐述师 齐春才	
平安影院记实·····	(38)
中国民主建国会佳市委员会 佳木斯市工商业联合会 文史小组	
佳木斯建国神社的兴废·····	(58)
袁 丁	

伊玛堪一组.....	(62)
佳市民盟盟员	晓 寒
嫁令阔十一首.....	(75)
佳市民盟盟员	晓 寒
赫哲族民间歌手葛德胜.....	(92)
佳市民盟盟员	晓 寒
我的京剧生涯.....	(93)
赵云樵口述	
胡 光 于 全整理	
佳木斯清真寺.....	(111)
赵天作	
附：征稿启事.....	(114)

台湾纪行

——记参加中国工程师学会一九四八年会

郑铸源

我原籍是福建人，我的故乡与台湾隔海相望。台湾省人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字在全国都是统一的），都和福建一样。高山族女人的服装和我幼小时看到福建山区的女人占装是一样的。她们穿的是纯黑色的布衫，镶着白色或红色的细条边，头发梳成古髻，并且髻发中插着银器，估计早时候台湾海峡两岸的高山族和汉人早就混居、来往，很难分出谁是大陆或台湾岛的人。台湾到明清朝代，是和福建归属一个省份来管辖的。

十七世纪初荷兰人、西班牙人侵入台湾，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又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我国收复了台湾省的主权，台湾同胞又回到祖国的怀抱。然而，从一九四五年起，台湾宝岛一直在美国的支持下，被国民党霸占着。一九四八年我有机会参加在台北召开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并游历了台湾的名胜古迹，现将我在这段时间里的见闻记录如下：

一、中国工程师学会一九四八年年会的前后

一九四八年中国工程师年会的选址是在一九四七年予定下来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创始于清末民初，由我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提倡创建的。它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它的创立和活动对中国的工业技术的提高有其推动作用。抗战后，在国民党的统治期间只开过两次年会。第一次是四七年在南京召开，会议开法也是老一套，有大会、各专业分会，内容是宣读论文看展览、参观和旅游等。在南京会上经讨论最后定下四八年在台北召开，其意义一是台湾刚由日本手里收回，去那里开会人们将会受到鼓舞；二是台湾的工业技术比较先进些，可以去观摩学习，提高工程技术队伍的素质；三是旅游欣赏台湾风光。这个美丽的宝岛，谁都愿意欣赏，人们对去此地开会兴致极高。传说台湾省风景美丽，所以荷兰人给她起名叫FORMOSA即荷语美丽的意思。到一九四八年七月的时候，通知布告下来了，通知告诉去者：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在台北召开中国工程师年会筹备会。工厂出钱百分之五十，自己出钱百分之五十，并且可以携带爱人和子女。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厂技术处已经准备好几篇论文，有张宏夏工程师的《电动机槽配合的研究》、吴天霖工程师（已故）的《同步电动机的起动时间研究》等，项目不少，现已不能记全。我也写成一篇《电力电容器的并联应用》都交给负责人选阅。我的这篇还交给中央大学电机系陈章教授，请他批阅推荐。中央电工厂批准去台北参加年会的人共有十人。其中总厂去的有恽震总经理、成众志、邹时祺、蔡斌平工程师及我共五人，武汉去的二人，上海去的一人，兰州去的一

人，总共十人。邹时祺去台还有调查云母资源的附带任务。与我同伴的蔡斌平工程师，我们是同行，在上海时常交往，他于解放后在湘潭电机厂因肺病逝去。

二、旅程开始

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我和蔡斌平工程师两人一同从南京动身，在上海坐海轮去台湾。这是我第一次乘海轮，那天傍晚在黄浦江畔的黄浦码头上船，坐的是七千五百吨的白色漂亮大海轮，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包船，船票早在一周前预给的。我们进船舱找定铺位之后，略加料理行李，我立刻与蔡斌平工程师到甲板上凭栏远眺，观看海景然后回到自己铺位就寝。未入眠之前，隐约可听到不断地装货嘈杂声，我们不管那些而入眠了。听说是要在翌晨开船，后来是我们还在梦中船已经起航了，等到我醒来出去到甲板上看时，船已驶出吴淞口很远进入东海了。

我们看到这艘中国人经营的洋造巨轮，心中情感很不一般。我们的造船工程师们在想望着中国会拥有一个强大造船业的未来，自己能建造万吨巨轮，工程师们的想象力总是遥远的。然而，我们此时乘坐的仍然是洋轮，心下不免有些怆然！

我原想去观察一下过去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黄浦江、吴淞口一带日寇横行霸道时的痕迹，那里有？过去中国飞机炸沉日本旗舰陆奥号和炸伤出云号的遗迹，那里有？日本侵略者的丑态，还延续在脑中游荡，在我沉思惋惜时船已驶出很远了。

海面和天色一直是阴暗的，没有见到太阳，风力上升，

海浪兴起，浪花已打到船舷上，逼着甲板上的乘客统统进入舱内，有的呕吐了。我和蔡斌平工程师二人没有吐，只感到难受，索性就躺在吊铺上睡觉，一直到八日下午三时左右风浪才平息，天色转晴，出现了淡黄云霞景色的傍晚，见轮船向基隆港驶靠。

当我们登上跳板，要步到码头岸上时，看到岸边有大横幅写的“欢迎参加年会会员到来”字迹，岸边人群中还站着戴眼镜的杨华瑜老师。他的面孔，我还记清，他是过去我在重庆中央大学念书时的工学院院长，当时是台湾省工业厅厅长。他在大学时，常自扬言说他是政治工程师（Political Engineer）我一瞥他的面孔中似有“政治”的样子，具体是啥也讲不清。

一会儿，登上基隆开往台北的火车，也是工程师学会专车，车厢特别雅致，四周有软长座，全车厢四周及地板都铺通块鲜绿色毛细毯，显得十分高级。

到台北后，天昏黑，说先安排住在孙立人训练现代化军队的兵营处。那里暂时空着，在那里睡通铺住一宿，第二天早晨，按单位分类去住旅馆。我们电工厂的七、八人一起去住旅馆，那个旅馆里睡的是叫“搭搭米”地铺。小屋很多，每屋都有拉门，很明显是日本式的。全睡在地铺上，对我们来说，是多么新鲜有趣呀！

中央电工厂的驻台代表吴梅村工程师，当晚到旅社招我们到他家里串门，他设宴招待我们，我们应邀只八人，缺的是恽震和成众志工程师。所吃的海鲜较多，有的人说腥气大，我是福建人，与他们不一样，没感到有什么。

三、一九四八年年会活动情况

十月十日清晨，年会在一个大礼堂中开幕，台北市到处挂旗结彩，也是同时庆祝国民党的国庆。我坐在后排，主席台上是什么人都看不见。报告也不细听，我看主席台及台下的人员坐不到一半，显得很冷落。我主要是去取一份材料袋和留意去念论文。

我把自己的文章交一份给该会的论文组毛启爽先生。他是《电世界》的编辑，满面毛胡，那个时候我是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他是孚有众望的专家，他一听我的文章，有中央电工厂恽震总经理和陈章教授的推荐，就立即收下，说他要审查一下。另一下午他告诉说你的文章可行。论文组已将论文目录及宣读时间安排公布。我和成众志两人分工各代读几篇，我们都准备好了。

论文是在一个简易平房中念的，电工组只毛启爽一人主持，与会人很少，只念数篇，好多人缺席，缺席的文章就不念了。我感到原来审查时很费事，而真正去念时却十分简单。成众志没有到会，他负责的文章都免念了。

开三天会之后，一天晚上，全工程师学会设晚宴招待我们。有省主席吴国楨到会祝酒致辞。我坐在二楼大厅后边，大厅中的活动全听不见，就光吃罢了。

年会的最后活动是旅游参观，愿意参观的是人员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都很快离开台北回大陆。参观分三组，我们组可能是第二组或第三组，只有四十多人。主交通工具是火车，下火车后用两台大客车接送，参观时都是集体活动。

十四日开始参观，先在台北看了一个灯泡厂。它与上海

及沈阳的小灯泡厂类似，但生产很满，很正常。然后乘火车离开台北，车厢结构与京沪线上跑的车厢相同，火车沿海岛的西部南行，一路上可以常看到：一面傍山，一面临海。铁道的道轨基础似乎也是长期失修，车厢常常左右歪斜，感到危险害怕。车上用中餐时，是由服务员把饭盒送到旅客手中，饭盒及筷子都是木质片制成的，与火柴匣材质类似，每次一吃完就丢掉，不回收。

火车到达台中后，参观一个铁钉厂。这个厂有一个宽敞的车间，车间一进门就是一个三相碳极电弧熔化炉，把钢屑及废钢熔化后，铸成钢锭。然后轧制拔丝，最后用制钉机锻成钉子，引得我感到兴趣的是化钢炉所用的原料，纯是废料利用。

参观完此厂，已到下午三时许，立刻驱车去日月潭，一路所见有田野、村庄、山坡，及零星山区住户，盘旋辗转，爬过山峦峻岭，心想这就是有名的阿里山了。最后在天色昏黑时到达日月潭湖边招待所。匆匆忙忙地用了晚餐，洗漱住宿。到翌晨才来好好地欣赏驰名中外的日月潭胜景。

日月潭是位于浊水溪中流崇山峻岭环抱之中，湖光秀丽，景色迷人。绿树碧湖相映生辉，俯首下望，脚下群鱼，依稀可见。

时令正值深秋，夜晚及清晨，都感高山中有些寒意袭人，但什么都阻不住游者的兴奋心情。

我们看过控水闸门之后，转到山侧去观看高山族同胞的山间舞蹈。她们的服装是和福建古女装一样，与男的圈走载歌载舞，歌词也和福建民间山歌类似，都是四言诗配上民歌情调，我们都与之留影作为纪念。

油水溪的开发修筑上下二个堤坝，说是纯土的坝，建立两个水电厂，一叫“大观”水电厂，一叫“钜工”水电厂。大观水电厂装有五台FRANCIS型水轮发电机，钜工水电厂装有2台PELTON型水轮发电机，都是美国西屋公司制造的。这七台全是二万瓩出力，共安机容量是十四万瓩，成为当时台湾电力公司的主力。因为当时东北小丰满只有七点二万瓩水轮发电机一台运行。还有四川、云南数百万瓩水电站，所以日月潭水电站在全国电力系统中，是首屈一指的。然而和现在相比又算不了什么了。

一九八三年末我有机会参观了湖北长江葛洲坝的水电站，及船闸工程确实使我开阔了眼界。葛洲坝的第一期水轮发电机一共装成七台，每台都是十七万瓩。葛洲坝的发电机只用其中的一台，就等于日月潭水电站的全部还多。何况葛洲坝工程处还在建第二期工程的十四台！将来还有第三期工程，又等于一期加二期的五倍，而且这些都是中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产品。全部建成时，那么日月潭的总发电量只不过是葛洲坝的1%以下而已。这就显出我国四化建设规模和自力更生的真实力量。我们佳木斯电机厂在葛洲坝工程建设中也是重点提供产品单位之一。发电机上三百吨，二百一十吨吊车及工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塔吊等所有电机都是佳木斯电机厂的产品，对建水电站起着重要作用。三十六年前游台时候，最羡慕西屋产品的技术水平，然而现在仅就佳木斯电机厂的产品早已超过他们。

离开日月潭时，汽车驶出林荫公路通过隧道山洞又走上披翠点红的山峦，心里想，这里的技术工作者是很清静的，他们的工作和进疗养院的人差不多，必能长寿。可有条件攻

读和著书。然而，在当时我却忽略了政治和技术的关系，在独裁政治条件下，光有“清静”，技术是不能起飞的。

现在回忆水电建设，从经济分析上对比，这里的水坝建设是合乎经济的。首先是选择地址合理，坝堤极短，蓄水量及发电量较大。和福建莆田的东圳水库对比，显然东圳水库的发电量太小，只有日月潭发电厂的五十分之一，而坝长比日月潭水库坝长二至三倍。当然，东圳水库的建设则不经济了。从安全角度看，不论是日月潭水库或是福建东圳水库，都是土坝，那么坝短的便较为安全。坝用普通泥土堆堵建造可成，这是当时才知道的。

我要回忆写这篇文章的另一目的就是总结自己的所见所闻，供为后人参考，把祖国建设得更好，更完善，求获效益更高。

离开日月潭，就驱车经台南到高雄。在高雄参观了规模极大的铝厂。在那，第一次看到电解铝矿土的“电解槽”。不，这个“电解槽”异于一般电化业中的电解液的槽。这里是一个电解炉，炉中弧光在炉底缝中射出，的确是开阔眼界了。这个铝厂的地上，到处堆有淡红色的铝土原料，说原料来自山东某地，用海船运来，准备将来要改从福建运来，他们想的是要多开广阔的原料来源。

从高雄铝厂电解炉及台中市熔钢屑电炉来看，证明台湾省当时的电力是充足的，所以说电力在经济建设中，排为“先行”，从此又来一次肯定。

在高雄市也住了一宿，住的是街上的一般旅馆。翌晨，参观高雄海港。这个港与我后来看到的青岛港、旅顺港都类似，都是湾内大，湾口有一处的狭小海道通出外海，在港内

可以停泊船只。说这个港是深港，可进巨轮。现在《人民日报》登出，高雄船厂已制出特高吨位油轮，可见那港口的优越性了。小快艇载我们全组人去速游一圈，在云敛日蒸的海空下，日光眩目，在快速艇后碧海中曳出一个长龙形泡沫浪花，真是一幅美景。

高雄港观者之后，都返程去台北，各奔各自的归程。

四 回归大路之前

十月十六日所有人都纷纷离台北返回大陆，凭我所知，恽震总经理及成众志工程师是乘飞机飞回大陆，其他电工厂的人都由驻台代表吴梅村工程师代预订船票一起离台回大陆。我也同样把预订船票拿到手。十六日的晚上，我正在基隆港轮船的吊铺上睡觉，后上船的人，突然拿来恽震总经理的手条，写着留我在台北去布置在台北工矿展览会的电工馆室。我不得不在当夜由基隆赶回台北。留我之意必是吴梅村在那背后商议叫恽震开条的，纯属临时拉夫性质。

全国的工矿展览会是在四层大楼中展出的，其中有中纺、煤炭、机械、冶金、轻工、化工等行业的展出馆，已经向市民开放，市民涌入参观。灯光花绿绚丽，向台湾同胞展示祖国大陆的工矿资源的丰富，历史悠久，也有人才，而实际上，那时大陆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经济崩溃，蒋记统治集团，外强中干，处于摇摇欲坠时刻，这个展览会的装潢，纯属假相而已。

我在台湾时，我的同学同乡宋元铿工程师建议留我在苏粤水泥厂去顶他做电气工程师的工作，因为商谈此事，约我到苏粤参观一下。我再三考虑，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我的坚

定主张十分重要，当时我如果留在台湾工作，就很可能落得妻离子散，天各一方的结果。

我在未去台北开工程师学会时，我们在南京的领导以及后来在上海的领导都说，我们对共产党的解放和来接收是不必顾虑的。我们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有被使用重用之处，谋生就业是不必担忧的。三十七年前地下工作者已经活跃在我们周围，所以我们的认识基础是早就有过的。只不过多少有对战争恐惧的心理。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又登上返回上海的海轮，这次在基隆上船时，也是黄昏登船。我希望能遇到东海面上的好天气。翌晨，居然是好天气，风平浪静，一轮火球从海天分界线上喷薄而出，把海雾轻烟染成闪烁斑驳红光，后来又转为暗黄色渗着橙色，经过千变万化之后，雾烟中呈现出万丈的红霞，最后火球轻轻飘出，扶摇直上，悬挂在蔚兰的苍穹。这真是一片奇观，旅客们脸色也映照得红光满面。包括水手在内，都说，这是难逢机会，我们真有眼福吧！在海船上，独自一人观看海空中的海鸥，飞鱼及碧绿海水中飘浮着海贼群鱼等，它们正探头探脑的……，别有一番情趣。

遥望天水相连，迷茫深邃的海峡两岸，不禁心潮起伏。伟大的祖国！您有美丽富饶的土地，广阔无垠的海疆，您的勤劳勇敢的儿女，无不愿为您的繁荣富强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我于十月二十七日安抵上海，然后返回南方。

三十六年过去了，美丽富饶的宝岛台湾仍分离在祖国怀抱之外。至今我与留在台湾的同学、同行、亲友们一直身处两岸，遥隔大海，音信杳然，思念之情不能自已。为了早日

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局面，中国共产党一再阐明自己的观点，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主张。这是合情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正确主张。我们热切盼望台湾当局和各界人士共同协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使两岸的炎黄子孙早日团聚，为振兴中华，携手并肩共同前进！

威震北疆的三江口大捷

晓 寒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清军官兵与当地各族人民一道，多次抗击蚕食我国领土的沙皇哥萨克匪徒，保卫自己的家园。

威震北疆的三江口三战三捷就是我国人民为保卫祖国所进行的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边境保卫战。

第一次三江口之战

一六四三年，沙俄哥萨克匪帮，沿黑龙江一路烧杀抢劫，窜至拉哈苏附近之三江口。遭到手持大刀，长矛的赫哲、达斡尔、满各族人民的迎头痛击，一举消灭了二十三名匪徒。其余四十九名残匪，在波雅尔科夫的带领下，仓惶逃回雅库茨克。

第二次三江口之战

一六五八年春，沙俄哥萨克匪首斯捷潘诺夫率残匪，从松花江上逃至三江口，被我达斡尔、赫哲、满各族军民三千多人拦截阻击，溃不成军，狼狈遁去。

第三次三江口之战

一六五八年六月三十日，黑龙江上云雾迷漫，细雨蒙

蒙。沙俄匪首斯捷潘诺夫，带领五百多名匪徒，乘几十只木船，正偷偷地驶进三江口。我镇守宁古塔昂帮章京沙尔虎达，率四十七艘满载中国军队的战舰，迎头堵截，拉哈苏（同江）附近的满、赫哲族人民夹岸围击，火光冲天、炮声隆隆，箭如飞蝗，杀声震天，沙俄匪帮顿时慌作一团，有一艘匪船乖乖地挂起了白旗，一股二百余名匪徒见形势不妙，驾船狼狈逃窜，斯捷潘诺夫慌忙组织余下的几艘匪船，负隅顽抗。

一发发炮弹击中匪船，一支支响箭射中匪徒，匪船上烟火冲天，狼哭鬼叫。在我军的愤击下匪首斯捷潘诺夫和二百七十名匪徒，全部葬身鱼腹。

三江口大捷以中国军民的光辉胜利，载入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光辉史册。